

5428.9/4143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MAR 12 1930

ChL 5428.4148

石田房主抄卷二目錄

序文

申河原諸開論文

申河原諸開論文 其二

申河原諸開論文 其三

序文

上原理學先生書

初編諸家與親友書

自序



蘿石山房文鈔卷二目錄

申文

申河患請開豁文

申河患請開豁文 其二

申賊掠韓城防禦文

書

上陳明卿先生書

初抵韓城與親友書

自韓城再寄親友書



自韓城三與親友書

議

常平倉議

廣硝磺鉛議

序

尊經社序

重刻孝經序

崇儉書序

咸陽志序

陟岵篇自序

春秋陟岵篇自序

秦闡禮記房錄序

秦闡詩四房錄序

陝西武闡錄後序

張大隱詩序

張貞之詩序

蘿石山房文鈔卷二

東海左懋第次公著

維揚李 清映碧編

申河患請開豁文 崇禎八年

職伏讀大明會典內載田土一款嘉靖八年詔令
陝西將察勘過西安延慶等田土 稅糧若有水
崩沙壓卽除豁又嘉靖十五年詔各處水塌沙壓
等田地稅糧 又詔例除豁是糧繇田起地去糧除
煌煌明詔不忍以無地之糧累民在天下在秦罔

不皆然。甚盛典也。今日之韓邑。有合此例者。據沿河各里居民某等八百五十四名。各具狀稱居住近河。腴田盡被水崩。空賠錢糧。萬苦難支等情。又據生員某等六十名。呈稱沿河一帶。地盡水衝。居民逃亡多半。遺糧害及里甲親戚等情。據此爲炤。職自抵任之初。卽進百姓而問其疾苦。皆云大苦有二。一則西山之荒地也。以盜。一則東河之崩地也。以水。職曰。地以盜荒。惟有驅盜耳。而水之爲害也。甚於盜。則爲西山地易。爲東河地難也。已而

請於上臺。發募義兵十一路。入山剿之。又畱義兵駐五路屯田。以防賊之復生。賊盡而山清。山清而農聚。今且西山無荒土矣。惟河水衝地。擁門告者日衆。其稱疾也甚急。言東西之衝計十里。南北之衝約六七十里。無地賠糧至二千餘石。職聞其言而悲之。亦疑之。謂害未必如是極也。後因於禹門沿河察之。禹門聳峙。河水折而南下。其南爲某村。凡九里十八村。實南北六十七里。職至河干。徧眎。但見崖谷傾圮。瓦礫零亂。土頽石見。皆有齧

形。其村舍圍畦。汨沒於波濤者。不可見矣。其間近岸村落。有屋存無人者。有屋曠人少者。卽屋亦有存一兩間者。問之。皆曰。賠糧賣屋。屋盡而人逃。與死也。沿河居民。老幼男女。萬餘人。見職之至。皆身無完衣。號泣絡繹河干。來相告語曰。某村某家。因賠糧有男女賣盡。止存夫婦者。有賣婦止存夫者。有夫逃止存婦者。此猶賠本身之糧也。有云某村某家。其兄以賠糧逃。累其弟幾死者。其闔門以賠糧逃。累其族幾死者。此猶賠一家之糧也。有云某

里某甲。一甲人逃。累其本里賠者。有本甲逃盡。累其本里別甲賠者。旁及親戚。無不皆然。爾時言語嘈雜。情事悲傷。不能盡記。問其河衝之際。則皆指彼黃流。洪波浩淼。遙見東岸曰。此昔之廬舍桑麻也。東西約十里許。今皆魚窟矣。問其賠糧之年。則皆曰。多不記其年。惟年近七八十者。數人曰。記自嘉靖四十年。均糧。凡河邊地。俱承實糧。後屢遭大水。將地衝崩。不十年許。卽衝及此岸。民苦賠糧。約六十年餘矣。語畢。皆泣。聲動天地。職爲泣下不可

止仰天而呼曰。天乎。河伯之不仁。而生民之苦。至此極也。及今不爲之所。不能賠糧者。勢必盡逃。不逃者。勢必死。百姓國家之元氣。寧忍其賠納無地之空糧。至逃至死。而不之顧。錢糧亦朝廷惟正之供。韓城自四年以來。累有拖欠。皆坐此害。不早爲開豁。而後此之拖欠。將何所底止耶。况秦地大荒。大兵困苦異常。屢奉明綸。蠲賑停緩。而韓城自崇禎三年。苦流寇之蹂躪。迄今未息。六七兩年。大饑倍甚於他邑。聖天子軫念民艱。必不遺此一隅民。

而會典又有水塌沙壓。准開豁之例。此韓赤子一綫生路。職代爲控籲者也。爲此察得河衝地。實二百二十六頃一十畝五分二釐。共糧一千四百一石九斗四升。造冊隨文申請。伏乞上臺察例。俯賜題請。或將見賠水衝無地糧。得與開豁。或復別蒙定奪。但使窮民免包賠之苦。下邑受樂利之休。上臺洪德。與禹門梁甸。共奠韓疆於無窮矣。

申河患請開豁文

其二

崇禎八年

爲河水衝田等事。蒙批地土衝崩錢糧自宜開豁。但正項倉口歸於何所仰。確議報。奉此察得韓城匝水之區。黃流奔潰。地去糧存。生民困窮。極而思變。蓋民之賠累。死者半。逃者半。而止餘未至死。不肯逃者。欲賠而不能復賠。欲待而復何待。惟日擁門搶呼。而職急爲之控於上臺也。蒙上臺惻然軫念。思爲開豁地。又爲所開豁之糧地。此甚爲國計民生慮深遠。職迺進邑中紳士民而

議之。或曰。上臺徑行題請。所賠之糧。徑得除豁。民困方蘇。便。職曰。不然。國用困乏。昔方多事。賠糧皆實數也。額解倉口。毫不可缺。此不便。或曰。有地方有糧。地去糧自應去。應請諸上臺。將所豁之糧。有欠倉口。宜分諸別州縣之未受害者。便。職曰。不然。秦中兵荒交錯。誰爲樂土。且已之害而移之人。此大不便。或曰。移之人不可矣。將所賠之數。散於本縣之各里。酌其大數。均派承納。則害除而不移之人矣。職曰。似矣。然猶移之人也。不見今百姓輸納

之苦乎。有糧銀。有條鞭銀。又有新餉銀等項。種種加派。不一而足。如是而本縣中又生一番加派矣。且邑中自嘉靖四十年均丈地糧以後。經今數十年。久未均丈。其間豈無輕重沃磽之不同。與荒蕪開墾之異事。而一概派之。於賠河衝糧者得矣。而生怨咨之氣。開賠累之端。又在闔縣。烏可哉。此尤大不便。一聞職言。皆同聲曰。信然矣。惟有闔縣均丈之法。不必問其誰有實糧。誰爲賠糧也。但合一邑之地若干畝。迺合一邑之糧。而通計之。共糧若

干石。其地若干畝。上地每畝應糧若干。中地。下地。下下地。遞降糧應若干。有地者承其應得之糧。無地者糧自無因而起。則前此所賠之糧。不待蠲而自免。而所空之糧。亦得抵補而額不虧。百姓有開豁之實。上臺有憐恤之惠。國計無逋。民生有賴。以爲長便。職聞其言而反覆籌度。空賠之糧。必不容不豁。額解之數。又不容少減。竟自開豁。萬萬不能。而移之人。勢有不可。連年軍興。奉文動支者。尙未開銷。各項皆急。無可裁扣。而一有空數。又何抵

補。事至今日。而難極矣。此議近之。而非職所敢專也。如上臺允其議。而俾從事。職親履畝而丈之。不敢以勞爲辭。糧共若干石。地共若干畝。如前議。或從前賠糧。一旦頓豁。而額解倉口。毫無所缺。亦國計民生。兩得其利。長便之道也。况自嘉靖四十年均地後。迄今未均。數十年而一均丈。似亦不爲擾民。而十八村賠糧之百姓。地無寸著。日操鞭扑。以誅其逋負。似亦難須旦夕者。惟上臺速賜裁奪。合無乞將本縣田地。從前議俯從轉達。准令均丈。庶

民縣解而國課亦有定額矣。緣係批察議事理。職未敢擅專。伏乞詳轉施行。

申賊掠韓城防禦文節 崇禎九年

爲恭報緊急賊情事蒙 憲牌 因奉旨據報闖

賊聚掠韓城幾兩月。尅堡逼河火光不絕。地方將吏何全無堵禦。着該督撫速調兵追剿。併察失事情形具奏。欽此。欽遵抄出到部備行到司仰

縣將闖賊聚掠失事情形限文到二日內備繇申齎本司 察崇禎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據本縣探役某等報稱。賊營在宜川縣地方。塘馬賊已到韓城縣柳溝。離城一百二十里。隨又據某報稱。賊

塘馬已到薛峯鎮。離城四十里。勢甚危急。卽行塘報請兵訖。二十九日。又據某報稱賊營在薛峯鎮結聚。不知其數。後賊自宜雒川來。陸續不絕。塘馬撤至竹園村。離城十里。職一面請兵塘報。一面會同官紳義勇。固守城池。一面知會守備劉進爵。於三十日遣募兵二百。繇山中閒道。夜斫其營。忽然舉礮。又約各砦鄉兵。舉礮相應。賊衆大亂分竄。隨據鄉勇某等報。斬賊級若干。奪回羸驢若干。俱驗明縣示給賞訖。又據探役某報稱十二月初二日。

賊自薛峯鎮起營北向。將渡河入晉。職因俱係朝廷疆土。不敢以異地殊眎。卽申山西撫院。及河東道。加兵防禦。仍知會守備劉。選勦。並知會韓郃營參將王永祥赴援。據參將王。報於初六日。領馬步兵到韓會同守備劉。合兵夾勦。賊衆夜遁。參將王。仍回郃陽。初九日據把總薛命新報稱賊自雒川縣地方。復入韓境。前賊復回合夥。塘馬仍撤竹園村。將逼近城。又經塘報告急訖。本日卽有賊五十餘騎。直抵城下。職在城頭催督火器齊

發擊死馬賊一名。守備劉 領兵在土門口堵截。被賊裹圍。血戰得脫。隨有賊數萬。直抵城北。原上立馬。窺瞰城池。有一騎馬賊領眾賊下坡。意欲攻城。職催募兵同鄉勇迎敵。兵某奮勇直前。將馬賊斫下割級。賊眾遂退。先昔職因屢奉明旨。竝奉各上臺申飭。一一遵行。城池修濬。器械繕完。至是守攔馬牆以防賊騎。賊未能攻。城上有縣簾挨牌火罐等物。賊未敢進。又幸諸紳合力。士民同心。北門則鄉官解經傳解肩樾與訓導喬王佐典史梁大

宋同士民分守。東門則鄉官衛景瑗與署教諭程雲翰同士民分守。南門則鄉官衛先範與訓導張繼載同士民分守。西門則今故鄉官孫應舉與舉人衛之瑄同士民分守。職分巡四門。因西門當賊之衝。則夜宿城頭以備策應。戌昔望見城北一帶。俱是火光。賊眾盤踞城北。募兵太少難支。又具告急請兵塘報訖。初十日鄉兵某某報斬賊級三。奪回馬匹四。十一日見城西北一帶。約三十餘里。俱是火光。十二日據把總薛 報稱賊營三處。在薛

曲村解家村郭莊村住劄。餘賊分散各處搶掠。又據捉回奸細。招稱此賊共四枝。一枝八隊。一枝滿天星。一枝老張非。一枝爭功王。共有數萬。河東有兵不得渡。欲止攻韓城。職思斗大孤城。勢甚危急。又具塘報請兵。訖隨據守備劉報。稱官兵斬賊級若干。陣亡若干。重傷若干。又據探役某報。賊衆無數。住劄城北。塘馬賊北至下口。西至趙村。東至河岸。南至芝川灘子村。在在皆是。職一面固守城池。一面委縣丞趙懋成。領鄉兵防守城南芝川鎮。

又具告急請兵。塘報訖。十三四兩日。賊衆俱在城北一帶焚劫。十五日。忽有賊數萬。三面環圍縣城。一枝攻西門。職督鄉勇城外堵截。千總李汝綱率弓箭手張兩翼。中夾神槍。擊中一賊墜馬。賊遂退去。又有立標賊頭馬三匹。立北原。驅千餘賊。下坡攻北門。韓郃營救援千總李登務。直前驅賊。中箭倒地。救回尋斃。千總張友才。用大礮擊死數賊。賊遂退去。賊又驅衆賊西門立標。千總張用大礮擊死衣紅賊頭目一名。竝二十餘賊墜馬。行至西北近城。職督礮手將立

標賊轟爲兩段。竝三十餘賊墜馬。賊暫退入土門口。離城三里。焚燒鄰村房屋。夜間火光蔽天。一城命在呼吸。又經備陳危急。塘報訖。十六七兩日。或在鄉焚劫。或近城環繞。十八日移營城南焚掠。南鄉一帶無處非賊。馬步蜂蟻相繼。烟火晝夜不絕。十九日攻圍陳村等處。職見其勢烈。令鄉勇千餘步援。賊眾萬數。躍馬來迎。馬步不敵。鄉勇急退守城。賊直犯東門。職極力捍禦。鄉勇某用火器擊死賊頭目一名。竝傷多賊。賊退復攻南門。職令千總張 出城放礮迎擊。亦

傷多賊。方退回營。城中勢益危急。又經塘報請兵。訖。二十日。攻圍陳村砦。二十一日。攻圍雙樓砦。本村鄉勇某報斬二級。二十二日。白村鄉勇某報斬四級。二十三。四兩日。屢攻芝川。二十五日。乘雪夜暗襲芝川。俱被縣丞趙 用大礮擊退。南鄉一帶到處焚掠。而塘馬累至縣城。周圍環攻。俱被火器擊退。二十六日起營。復繇縣周圍東西兩路。達北。駐西原馬莊等處。離城三四十里。北鄉一帶。又肆焚掠。塘馬直至縣北原頭。富有解鄉官家丁某。斬

馬賊一級。射傷賊一名。奪馬二匹。本日鄉勇某生擒馬賊一名。招名一座城。係頭目。招稱此枝賊頭。迺八隊。闖將與滿天星六隊。爭功王。共十三營。老張非迺闖將部賊。家丁殺死者。迺鑽山鷄一座城。卽昨被射傷者。當審明梟示。訖。二十七日。蒙總督軍門洪發援。勦副總兵曹變蛟。鐵騎營副將馬有才。遊擊崔重亨。孫守法。都司齊勳等。率兵五千。同韓邵營參將王領本營兵馬到縣。二十八日黎明進兵。至西原馬莊等處。與賊接戰。共斬賊級

若干。救回婦女若干。奪獲羸馬無數。賊畏兵威。遁入山中。在本縣地方楊家嶺等處屯駐。大兵追勦間。因省城告警。副總兵曹於三十日調赴華州去訖。雷遊擊崔都司齊領兵五百在韓防守。九年正月初二日。賊塘馬復撤至橋南一帶。離城五十里。一枝爭功王千餘賊。奔硃砂嶺。繇西北去。訖。初三日。闖將滿天星賊約數萬。在解家村等處。剽營起火。離城十五里。初四日。賊在潭馬村一帶起火。離城五里。初五日。闖將騎馬賊六七百至董

村天神廟等處。離城一二里。職一面知會遊擊崔都司齊領官兵堵剿。一面令守備劉領募兵隨營。一面發把總薛命新梁天造領大礮手神槍手鄉勇義兵竝進。俱登北原。以步兵接戰。自辰至未。賊多帶傷。仍退回姚莊等處。離城十里。尙未去遠。初六日。爭功王賊自川中復回山西。闖將滿天星賊移營郭莊寺莊等處。攻薛莊砦。賊約數百。到周原堡下放火。鄉兵報斬賊級若干。奪回衣物若干。賊營在寺莊等處未動。分一股進縣西南方

山寺等處攻砦。衆賊去者復回。營縣北。分路縣西南攻砦。職恐賊爲取糧久困之計。又具請兵塘報訖。初七日賊起營過三山嶺。到薛峯鎮。向巍山等處去訖。初九日據把總薛報賊頭哨奔郃陽地方。名白家凹。後哨在薛峯。奔方山寺。進西南去。隨據薛峯鎮鄉兵某報賊繇本鎮南下。鄉兵五百衝殺。共斬級若干。救回難民。奪獲衣物若干。十二日據把總薛報賊營在白家凹等村。係郃陽縣地方。塘馬撒到本縣華薛村。鄉兵一齊趕殺。賊衆復

退。十三日。又到華薛趙莊砦。又被鄉兵殺退。十六日。准邵陽縣塘報。稱十三日賊自白家凹起營。屯割楊村等處。十四日向朱家河。過澄城縣地方去。訖。賊十三日出境。職十四日卽單騎親至四鄉。察驗焚掠。見芝川鎮砦。爲縣丞趙同士民固守得全。某某砦。爲生員某某鄉民某某固守得全。外如某某砦。或以修理未全。或以人力未協。或以賊至而倉猝收保。或以賊暫去而懈守弛防。則被賊攻陷。肆其掠殺。當賊未至之先。職出示曉諭。

收斂保聚。又遣生員鄉老某某。分鄉勸諭。鄉民多保聚砦堡。糧畜多行收斂。賊深恨之。而見房則火。人不及避。則亦掘竇窖以覓食。而藏糧於地中者。盡爲賊得矣。職同官紳士庶。同守孤城。雖四面攻圍。前後四十餘日。猶恐鄉民避亂無歸。城門肯肯啟閉。薪米出入不絕。鄉民入城者。廟宇公廨街市。皆滿。至砦堡被圍者。職肯發鄉勇救援。發與火器鉛藥以助之。惟賊勢太熾。闖將八隊賊。素號凶殘。糾合四枝十三營。共有數萬精騎。原欲渡河入晉。

因山西有備。所以駐掠韓城。四十餘日。職以一人之身。一縣之力。歐盡心血。爲朝廷守此孤城。又分官分力以守砦堡。雖有素練鄉兵。止可斬其零星賊騎。而不堪與大隊衝鋒。前後援兵在本縣地方。斬賊級若干。皆職設處糧草。與紳士捐貲犒賞。本地防兵。斬賊級若干。鄉兵。斬賊級若干。孤城獲全。與二十八砦堡之保全。實賴上臺調度。賴軍門洪發兵救援。並畱兵防守。將士血戰。紳民固守之功。至四野焚殺。與攻陷砦堡。則職固守城池。力不能及。職之罪。倘蒙垂憫。得從寬政。然非所敢望也。今奉前因。遵將賊入境出境日期。與追勦固守情形。除被焚被殺。分里分甲。造冊另報外。先行申報。伏乞轉報施行。

上陳明卿先生書

辛未

門生懋第。拙陋無似。辱吾師大命。使擬撰敕草五道。聞命之初。恐愧戰慄。知不勝任。嚴訓之下。不敢重違。勉爲之。莫敢自秘。蕪醜以獻。竊思誥之起也。昉於商周。其中告戒殷切。全以渾噩之氣。與臣下相取。至漢諸詔。稍用文章。然意真辭簡。達意而止。猶不至粉飾。及唐以駢麗文取天下士。而上衍陳隋之習。詔誥亦多用之。延宋及今。相沿未改。遂以爲誥誓體。應如是。而古初一段朴誠之意。遂不可

復見。大約駢麗語。取青配白。求工極態。原臣下恭
敬奉上之辭。尤同儕選來稱譽之事。大哉王言。似
應有辨。治天下以實。不以文。此其大端矣。竊謂今
日之敕。宜一去駢麗。用漢之質。取商周之氣。寧朴
勿華。寧簡勿繁。寧勸戒之意多。而獎譽之言少。非
必謂古穆如初。先得其意而可矣。商周誥誓。渾渾
噩噩。而聖人猶云。誓誥作而民疑畔。况駢麗語而
使人相信。以爲治乎。門生第草野無所知識。生平
執陋。不敢違心作一言。欲爲駢麗之語。則不敢。欲
稍就朴古。則不能。是以經今七日。不敢措手。勉以
此意撰草。感吾師國士之知。又仰體吾師堯舜事
君之意。凡有所見。敢不盡情。妄臆綸綍之宜。得一
存典謨誓誥遺意。洗唐宋文飾浮習。亦今日循名
責實之一端也。敢以膚見。隨草上呈。伏惟嚴郅賜
教。不勝悚切惶愧之至。

昔司馬溫公平生學問。惟是不欺二字。其九辭
知制誥者。總以四六諛辭。失實不肯舍。經國大
業。作此篆刻耳。蘿石此書。宛然溫公之心也。若

所謂治天下以實不以文此其大端又謂存典
謨誓誥之遺意洗唐宋文飾陋習為今日循名
責實之一端真屬確論余且從文章中卜世運
之轉矣 解拙存

初抵韓城與親友書 癸酉

僕以迂陋之質謬承足下至誼不以為不材而棄
之吾邑正當兵火僕迫選事奉老母而出一至都
門聞吾邑被圍心如刃割賴足下合吾邑之力共
相擁護逆賊宵遁城池安堵僕何人斯賊侵我桑
梓而不獲與諸尊親分一日之患難每思及輒熱
面疚心因念祖宗邱壠先人廬舍皆藉明賜以冥
然無恙感激之私積於肺腑惟有遙瞻九頓而已
僕一官謁選遇太宰杜門謝政延至仲秋始就而

生之。不辰。得秦中最敝邑。一城斗大。與晉止隔一水。連年爲流寇蹂躪之殘區。僕九月出都門。十一月始抵韓。遇舊令遠出未代。卽遇流賊大寇河津。第未任之身。卽爲之徵兵調餉。防河守城。所幸客歲冬和。近禹門一帶。冰橋未結。賊徘徊而未渡。第遂邀一日之安矣。又苦者韓邑之境。西北皆山也。山中舊爲賊窟。流賊雖去。復遺杆子手賊五七百。日出搶掠。山中之地。民不敢耕。而近山之民。夜不安枕。第又爲之請募兵。與鄉兵分爲十一路。極力驅除。賊於冰結險流。逃入晉中。止餘三四十人。盡以尺組繫之。令歸農。而僕將使韓民舉趾入山而耕矣。但賊殘之後。民散其半。地荒其七。人多包賠之累。吏違撫字之心。終日操尺筭。以課有皮無肉之赤子。而責其稅。稍急之。不忍於心。而稍緩。不可。以爲吏。民不安其生。吏難盡其職。正不知何以覲顏百姓之上。而食朝廷俸米也。伏冀高明有以教我。价旋肅勒。蕪言仰候起居。道阻且長。不勝依戀。無物將衷。統容嗣致。主臣主臣。

冰侵韓境。未幾去。僕會司兵者。使率健兒追一百二十里。斬其百餘級。此皆卽有賊自延安南下。以千計。知賊敗。迺走。未幾三月。賊復收餘燼入寇。復會兵蹴之。遂遁不復返矣。三月之中。流寇四侵於境。且晉寇自北下者。塞潼關以東道。南而商雒。西入於漢。皆盜藪。而韓以斗大城。縣於黃河之岸。此僕當寇之苦也。春又無雨。民饑甚。始食草根。繼剝樹皮。盡則刮人而食者有矣。始爲捐俸勸賑之法。不繼。爲各里賑各里之法。里甲之不足者。官設穀

賑之。里甲所不收者。另爲一廠賑之。嬰兒棄於市者。令養濟院收。發粥穀飼之。骼棄於道者。令耆老埋之。而令敝甚矣。兼以積粟之家閉糴。斗米至六錢以上。而饑軍五百。日嗷嗷待哺。桀者皆出蜚語。搖亂吾民。而市斷不可支。且夕。官衙至縣釜甑以待。而軍民可知也。乃設爲平準之法。私糴者禁。必致於市。而復立鄉人之老有德者四人爲市長。以防小販之圈買。牙行之妄索。而市稍稍有米。至四月。雨稍足。軍民稍有生氣。初分俸犒軍。不足。高堂

蘇石山房文集 卷二
之簪珥爲盡。而見溝壑之瘠。恨不自割肌肉以啗之。此僕遇荒之苦也。民苦如此。而爲令者亦安忍急催科以求免於功令。而爲鞭扑之事哉。考成不免。正未知所稅駕耳。小价回。肅此奉候起居。并道僕所以遭兵荒之苦况。惟高明憫而教之。不吝金玉。以開愚陋。使危邑敝令。得有所奉以不隕越。幸甚。臨楮不勝瞻依之至。

自韓城三與親友書

丙子

某自爲秦令。六七兩年。踵遭兵荒。料足下聞之矣。至八年七月。有流寇數千。攻韓南二十里之芝川。芝川有城。韓咽喉地也。某知一張司訓可與言守。夜語馳遣守之。賊方以門版障矢石。脅人攻芝川。而司訓督士兵民擊殺賊甚衆。攻三日不勝而去。雖未攻縣城。而南鄉蹂躪甚矣。寇未至而蝗已生。蝗去而蝻復出。賊所踐踏之餘。復爲齧盡。而災遍四郊。十倍於賊。秋穡一空矣。迺十一月。而流寇數

千。侵韓西四十里之薛峯。又數日。忽有賊數萬如風雨驟來。直薄城下。蟻屯東北二原。俯瞰城中。未幾而四面咸集。某以靜諭士民。而火器擊其屯聚者。以步兵與其零騎接戰。先日照吾邑城外圍築攔馬牆。而於牆內築敵臺。設火器。伏羲兵以禦其攻。而賊遂未攻城。而移營於城北。日出賊騎週圍縣城。意在坐困。而某閉其三門。留一門。日數啟閉。薪米之出入不絕。賊又乘吾之啟門。而拘掠我百姓。留其父母妻子於營中。而遣其人以難民入城。

或爲市物。或爲探虛實。民亦遂受其愚弄而爲之用。幸鄉紳士民合力。搜得數人。皆極刑治之。或懲而縱之使遑。俾知吾城中不肯容奸。如是者二十日。大約或以衆騎突攻。或以零騎旋繞。倏屯營於西。倏屯營於南。四野焚掠。火光蔽天。雖鄉勇斬獲其頭目數人。斬賊級數十。奪其馬羸百數。而何足當其焚殺萬分之一。賊因無奈城何。復以零騎綴縣城。而全營移芝川之右。環而圍之者十日。或以多騎突乘。如攻縣城。而又於雪夜。令衣白賊數十。

人。又以羣羊亂其聲。而暗襲芝川。幸先委趙丞在彼專守。夜宿城頭。聞其聲。以礮擊之。獲全。大約賊猛而狡。皆如此類。未幾大兵至而遁入山。兵去而賊復出。直至九年正月十三日。始南入郃陽界。前後四十餘日。環攻一彈丸之邑。而某爲之固守。以請兵。迺兵至而又慮無以食之。兵未至而張虛聲以恐嚇賊。兵至而齎餼糧以隨之。彌奸布間。日歐心血。四十餘日。枕戈城頭。目不交睫。孤城僅保無恙。實藉韓之紳士同心。與民合力。而賴洪庇以有

此。而孱書生之伎倆盡筋力亦竭矣。賊退而單騎遍察四鄉。村舍皆爲瓦礫。人民存者皆帶瘡痍。缺牆破屋之中。惟聞號哭。某忝在守土。情實相關。聞聲而腸爲之斷。對泣而淚爲之乾。試想似此人民。卽加意撫循。何救於殘黎。而尙爲一己區區之功名。因功令。而操鞭箠以迫無居無衣無食之百姓。而完國家之稅哉。功令卽不寬我。亦且甘之。豈正爲請命。請而不得。引竿刺船之詩。某將再賡之矣。知已有以教我乎。西陲小吏。四年在荒旱之中。數

月受圍城之苦。因此倥傯。屢疏仰候。罪何可言。茲因老母旋里。遣役專詢起居。小兒敏生。歸就童子試。正在穉年。倘有惰業。并黃口氣習。乞足下叱而教之。此某所惓望於長者耳。有懷如縷。弗能一一也。

此書原集未載家藏筆藁。似未經審定之文。因於韓城被兵情形言之最悉。可與申文參觀。故並錄入。
姪端人謹識

常平倉議 乙亥秋

崇禎六年。秦大饑。韓城令左懋第。自五年冬來。令無雪。春雨遲。遂無麥。夏又雨少。秋霜早。殺穀無禾。六年冬。又無雪。麥子不入地。七年春。又不雨。韓大饑。自十有一月。至於六月。民噉不能口者。萬計。僅餽口者千計。食充腹者百計耳。薦紳先生哀之。議以各里之人。收養各窮。高下相錯。益以期活人民。不至靡遺。然殫相望。余哀問之。皆曰。韓地狹。俗奢。不積粟。今歲饑。至飯草木與土石。人多死。噫。可悲。

哉。余爲之歎。韓民好商賈。棄本務。余繇汴雜來韓。塗所至。華衣裳而迎道左者。皆韓人也。余固知末不勝本矣。地十七其山。人十三其賈。饑至而窘。固其所哉。余與薦紳先生。又議爲之所。皆曰。賈多則農稀。地少則粟少。粟以翔貴。市不得平。民是常飢。余爲之屈。迺讀古人書而得之。李悝之言曰。價平則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所斂。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饑則發上熟之所斂。而糴。故雖遭饑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漢耿壽昌白令邊郡皆築倉。

以穀賤。增其價而糴。以便農。貴。減價而糴。名常平倉。民便之。唐劉宴又以常平法。豐則貴取。饑則賤與。率諸州米。嘗儲三百萬斛。然則養民之道。務本之方。亦使得其平而已矣。因與薦紳先生議。余以俸易粟一百石。實之。諸先生各有捐。繇城以內。達諸四野。士之禮。民之義。咸在焉。得二千石。余曰。倉以常平矣。毋置官倉。或以爲官也。吏胥之猾。得與手焉。將不平。務任得其人。非薦紳先生主之者。老司其出入。不可也。毋借。邑雖有大役。非歲

不得動焉。然則邑公地謀一所貯粟。額以常平義倉。薦紳先生議。每歲二人主其事。鄉耆老有行誼者。歲二十人。春粟貴。糶常賤市價一分。而所糶之貲。薦紳貯之。至秋賤貴市價一分糶。隨其高下貴賤。奪其滿盈。茲歲所積。卽爲粟母。不至再煩人。三年兩熟。以漸生息。不多取利。而市價常平。然糶卽市倉門。勿與他市混。又勿與富人斗。勿過貳。以便農而濟窮也。積久行之。遇饑。有小中大之不同。或大賤其價糶。或借之使微利償。或捐以賑。或粥以飼。得彼三人者之遺意。而變化通之。而要不失吾常平。然則養民之道。務本之方。亦使得其平而已矣。

法原平議去其不平者而平迺可常毋置官倉
意良遠余願後薦紳之主之者从亦毋或以爲
私也 衛仲玉先生

廣硝磺鉛議 乙亥冬
 中國陽明之氣。萃會。故中國之勝四。萃也。恒
 以火。火得天氣。健而不息。凡天下之陰氣。皆受伏
 焉。盜賊亦陰類。其事逆。其行竊。常乘人不知。而匿
 伏深山斷谷之中。與陰相依。然則吾之制之也。亦
 以火。韓自庚午歲後。盜入境。輒挫去。自茲以後。積
 有其器。曰大將軍。五十有二。曰百子礮。一百八十
 有六。曰三孔槍。七百有十。募得其人。曰商州人。曰
 真定人。皆能升硝入磺。焰之掌上。手不知。以效迅

力。納鉛丸於器。試之堞上。中秋毫焉。以教多人。皆
然。陽氣大盛。陰翳減消。斯亦陽明之驗矣。余有慮
焉。器與人不窮。而所用之資。多爲貴。與薦紳先生
議廣之。庫蓄數千斤。余不佞。又以俸易硝二百斤。
礮三百斤。鉛二百斤。薦紳先生各易如許。士之禮
者易如許。民之義者易如許。各著簿。約於正月廿
有七日。會於公所。較其數。余不佞所易者貯之庫。
各易者各藏於靜密之地。正月陽之大來也。陽來
而人人抱一陽明之意。家蓄其氣。斯亦大易日新
之積也。而於以合吾一邑之陽氣。以制倘來之陰。
豈不光且大哉。

附紀

議旣行。共議得五百金。走易之晉。可得硝礮鉛二
萬斤。俟其竣。無患寇矣。

尊經社序 乙亥冬

賁之象曰。文明以止。人文也。文而明。明而止。始可
 以文而合聖人之道。夫聖人之道。備於六經。其始
 皆人之性情。與天地之氣機。一身之動靜相感。而
 言語政事。隨感而各有所見。日見日多。其致萬變。
 聖人者出而裁之。取其言雅而情實者。著為篇。而
 要使天下讀之者。內治心。外治夫物。躬行而敦履。
 奉為經。而吾緯之。如是而已。而後之學者。守一經
 以為足。與讀諸經而不返於躬者。皆無以觀乎文

之大全者也。余何知夫文。令韓而與諸子有尊經之約。以吾儒所治書爲歸。未已也。各窮所治經。未已。益一經。又約益進。三年而三經者如林。擁皋比而五經授人者有之。其言亦皆不畔於經。於戲。經之益人。何可誣哉。一經一緯之謂文。諸子旣知不守一經以爲足。則知經何以六。子史何以不敢與之爭。穆深之氣。我可取之以爲文。則可收之身心性命而從事焉。彼何以經我。我何以緯之。文而明。明而止。文章之能事畢矣。學以止爲教。而尊德性道問學。則君子所以明聖人之道。而破諸儒之紛於戲。舍六經何問何學。而德性在其中。尊經者。尊德性之謂也。

重刻孝經序

孝經一書。孔子與門弟子所論著。而不列於四書者。必謂其事庸辭易。而小學之書也。夫四書首大學。其理約而全。而天之所以命人。與人所以復天。惟中庸言之詳。有以致其實。而盡發夫微顯原委之理。天人之際明焉矣。張子西銘。以天地爲大父母。而吾事之。蓋得中庸之精微。而爲此言。而實本孝經事父孝事天明。事母孝事地察之二語。噫。中庸蓋本孝經而作也。余謂孝經宜後大學而前中

庸。以大學格致誠正修齊治平。開生人之大端。而以孝經爲根柢。中庸以究其天人始終之極致。孝經一書。原與四書六經。並深遠於天地之間。而小學眎之哉。梓之韓者。將使士與民讀。善本。附西銘者。張子得孝經之意也。朱子西銘解並附。

崇儉書序

丙子秋

余自壬申冬吏秦韓。癸酉旱。甲戌大旱。乙亥又旱。其間高山深淵無不求。董子繁露之書歲數試。借父老童子走雨壇。僕僕履數穿。賑貧乏。出幽滯。禮祇及魂。掩火亡之骼。凡所爲雨計罔不至。雨罔霑。大饑兼寇爲變。民以不安。余爲之當食歎。臥數起。三年而不得其本。吾人所以爲治。求人事而已。因謀於薦紳先生。及奢儉事。則喪至人子不能哀其親。婚或貧不能室。而中人家不育女。育則夫婦

相戒無語。委之壑。奢害至此。余因歎人事之未盡。殊多端也。奢則必僭。僭則不可止。不可止。則人心頽然。潰亂不可收拾。其所以來天之忌而致物異。豈足怪哉。因相與謀歸之儉。婚有式。喪有式。居處冠被。宴飲。日用。屑瑣有式。物有不煩。力可給。情有所慝。而禮犁然行乎斟酌品節之間。使人子執親之喪。得一其力於親肌膚之會。人子性情之內。而無所以分之。男必有偶。女易爲歸。而無鰥曠天札之患。貴賤賢愚。各安其所。如是而已。式具。折衷於薦紳先生。公之士民。本諸古禮。錯參風俗。丙子。凡三月而定。薦紳先生之有婚焉者行之。而士及民咸焉矣。薦紳先生之有喪焉者行之。而士及民咸焉矣。又三月而式行。曲禮曰。君子恭敬樽節。退讓以明禮。儉行而禮明。禮明而和氣興。人事動而有節。天道在其中矣。志氣之感。其有以徵之哉。君子欲進而究禮之全。則經緯萬端。考亭之書在矣。

得失奢儉之故而利害出焉。斟酌行焉。鑒遠來以
自考。詎文章之事哉。吾友晉張君以彭衙令移繁
石安。乙亥秦寇後。志籍爲燔。君至。理其敝。石安以
安。數月。輯其志。而古今人物疆域財用人民之數。
罔不粲。眎昔加詳焉。余令夏陽。聞之而歎。韓起聘
魯。見易象春秋。而識周之禮。書繫人國。豈不重哉。
君之心乎志如此。而君所以長石安者。槩可知也。
夏陽司馬子長所家。余讀子長之書。日以六經。與
子長書。欣諸士尊明之。令茲四年。而尙未及志。余
其愧君乎哉。君其以教余乎哉。

其賦吾平時皆其以燔余平時始年而尚未及志余

陟岵篇自序 辛未夏

余小子處天之窮。少而輒孤。七八歲。先君子置被中臥。口授以詩書。惟余睡。迺已。又常手畫被。教余作字。凡應對。略有當。輒喜。爲竟夜。初從師。命習戴禮。已。又習毛詩。父起家。毛詩也。教以文。日夜說不置。爲諸生。教以益殷。命讀書。邑北臚山。兄大來之別墅。又爲西墅。築讀書草堂。鑿池。種樹。惟恐兒倦業。失其聲。至燕坐庭除。無不以忠孝節義爲教。勉。有感觸。卽加提命。爾。皆不甚解。然心知先君子

不第文章教余也。繇是矻矻罄心骨。期少建立。俾先君子見余德業成。奉一日歡。而落寞無就。孑然於天地之間。作孤兒。可悲也。丁卯冬。治春秋。泣然曰。孤子不更名。况經業乎。旋止。已憶先君子之言曰。春秋余左氏書。兒輩無學者。先君子之志也。遂治之。午未間。立言業少有就。庚午冬。兄大來。取三歲中文藁序之。義字居初刻也。辛未夏。陳明卿李曉湘兩先生同門選。則藁及闡前藝參焉。已又泣然曰。皆先君子教也。昔昔所爲。先君子及見者何可沒。因別爲一帙。中亦有未及見者何。陟岵篇所繇名也。陟岵詩人。身千里之外。心依依老父旁。孤心窮望。猶於河山渺茫間。若見顏色。聆其語言。况余字句點畫。皆余父手澤神明所在。而歧及見不及見。爲縣絕乎哉。余到今瞻望余父也。旦夕歸省余母。母且喜勞余。侍吾母側者有吾兄在。而父不可見。余焉得爲陟岵之人也哉。

蘇石山房文集

丙子秋

春秋陟岵篇自序
余小子之治禮。先君子命。徒禮而詩。亦先君子命。再從而春秋。先君子未嘗命。而先君子之志也。先君子有言曰。春秋余左氏書。兒輩無學者。余側心識之。而未能。先君子逝癸亥之七月。至甲子十二月葬。余臥苦侍先君子柩者。十有七月。而左氏書一語。未嘗敢忘。因於讀喪記餘。讀左氏公羊穀梁三傳。而其中與經義相發。并其文古奧字句奇質者。泣淚滴石青以標識之。但憶先君子之言。而尙

未敢徒詩治春秋。丁卯秋。試不遇。歸理書笥。得春秋胡氏傳一書。而泫然泣曰。先君子之志也。可無以成之。因與友劉子雨季。共讀於先君子西墅之草堂。越三年庚午。而以春秋見識於衛仲玉先生。又辛未。而識於陳明卿李曉湘兩先生。余小子遂以春秋義起家。而春秋之精微要眇。實尚有所未窺。卽先君子欲兒學春秋。或不以制義。而余小子三年學之者。可見止此。壬申。命梁山之麓。簡春秋制義二十四首。癸酉。入秦闈。擬春秋程二首。共

爲一帙。附秦闈禮記改程二首。幼昔詩經義一首。存先君子之教也。嗚呼。詩與禮。先君子命也。春秋。先君子未嘗命。而先君子之志也。悲乎哉。先君子棄余小子。十有四年矣。棄余小子五年。而徒春秋。又四年。而四書陟岵篇成。序於長安邸。握管流涕。而序始成。又二年。而春秋陟岵篇成。未嘗忍爲序。又三年。而序之。丙子七月十有七日。先君子忌日也。嗚呼。悲哉。余小子於先君子大祥之忌。而有慎終追遠之篇。又十二年。而流涕以爲茲序。日月如

馳先君子棄余小子歲愈遠。而余小子所以瞻望先君子者。愈不知其何極也。陟岵之詩曰。陟彼岵兮。瞻望父兮。余小子其陟禹門之山。而瞻望余父乎。悲哉悲哉。

又但道其徙春秋之繇耳。文到至處。惟有性情歷歷。歷紙上。劉雨季

秦闈禮記房錄序 癸酉冬

先大夫詩起家。余何爲春秋。余春秋。又何爲禮記。役。先大夫佐計榆林。余小子八歲。命師陳對吾先生習禮。已十二歲。徙詩。後十五年。迺徙春秋。癸酉。秦闈有事於土。命張坦公治禮記。春秋實命余。三秦吏。春秋者。余一耳矣。慨然曰。地之疑。君子不居。去之。已更命禮。心之疑。君子不蓄。未深。又求去。有兩經合稽命。余忻。借坦公事焉。相與得一士。必原其學問根本。與性情。及其人所可就。相眎不逆者。

十有一人。皆名下士。不負所擬議。春秋謹嚴。禮記恭敬。兩氣既合。而十一人之文。有易之精微焉。有書之渾噩焉。有詩之敦厚焉。一役而六經獻其全。余幸矣。得名士為友。而又以益余學。又以見余父師之所以教。五倫之重。朋友居一。豈不大哉。

地之疑君子不居心之疑君子不蓄與見父師之所以教是真學問人語 劉雨季

秦闢詩四房錄序

丙子冬

癸酉余以禮記與秦闢事。丙子再與。分詩一役。得士六。錄其牘成。攬之而歎。詩者先大夫所起家。命小子習禮者五年。十二歲命師趙太冲先生習詩。又三歲命師鍾太音先生。兩先生教余以詩者備至。先大夫固淹詩。庭除燕坐。又嘗以詩教。余以詩應制科者三。而後以先大夫志徙春秋。余庚午闢嘉樂君子之篇。頗引詩說。蓋有其本焉耳。闢中與六子遇。莫不以三百篇之氣相取。而知為文不有

三百篇之氣。則易至於纖佻蹶張。支離罔止。與爲詩者無因作。情不足而靡其辭。皆無當於三百篇之旨。而此六子者。莫不以詩之氣輔情出。讀其文而有興觀羣怨之意者。則可以事君父。罔愧。詩之義大矣哉。余自髫習詩。十有六年。父教之。師教之。未獲其精蘊。得挾以售。而今迺與六子遇。詩不負余。余負詩哉。

附紀

余以尊經之約。與韓人士相勸勉。士多通經者。丙

子秦闡。以經僞者七。副者五。京闡僞者一。其牘別載尊經社。惟與六子同遇。以額副者三子。附茲牘焉。余擬作竝附。凡二十四首。

詩余錄於並州凡二十四首

蘇軾錄於並州與六千日數以應爾者三千例茲

于蔡州以錄於香小願者正京國謝答一其題

陝西武關錄後序

代曾 癸酉冬

臣嘗讀幽風七月東山諸篇。見其君念男女老幼。于耜求桑。畢其衣食事。處近戎之地。若不知戎。又於征伐之餘。念其廬舍婚姻別離勞苦。似不欲驅之戰。而取彼狐貍。制彼裳衣。適足明急公之義。而奏上所欲致。又嘗讀秦風車鄰無衣。一逞猛勁。不可控御之氣。其君用之以強有力。雄長天下。而不可致太平一日。幽秦皆禹貢雍州域。居處邇。性情無異同。周得其忠。君愛國之心。蟠結不可解。而太

和以成。秦用其氣。忘生輕死。而無補於治。風異也。知風所繇來。則人知所自求。而亦識朝廷求人意矣。上御極六年。秋。以臣某所收秦士三千八百人。試於鄉。獲質有文者七十有一。冬。命監察御史臣某。試武士比於文。臣又得與事。因慨然古幽秦之風。前諸士。爾諸士。聽余言。今天下患夷殷聚。四方材官騎士。從事東北。未止。近又西告。而中國食毛履畝之氓。嘯林巖。掠城池。稱戈而爲盜。爾秦盜就殲。今暨晉。暨豫。遼。擊齊魯間。遑遑是。皆民也。皆

兵。何不用以東禦。北禦插。西禦套。諸敵。而偏出其猛。驚驕桀。以仇讐。同類赤子。而與長吏。衡角。噫。天下所可憂者。非邊徼也。而在百姓。百姓所不足者。非氣也。而在忠愛之心。聖天子念百姓衣食。兵荒有蠲。饑有賑。如幽七月。念征伐之士勞苦。如幽東山。所以風之者至矣。三代以下之百姓。何其負君上也。爾諸士皆良家子。從事武。爲帥爲裨。下不失萬戶。咸以應天子聽鼓鼙。思慎識上所求。夫所求非氣也。緬想幽之民。當其煮鬱。奠葵菽而食。築

場圃。納禾稼。豈不朴然孱農夫。而思公子于裘裳。納鑿冰于凌陰。稱兕觥而祝萬壽。其纏結愛慕之意。勞逸生死。豈足辭哉。爾諸士幽人。與爾歌幽。爾諸士秦人。與爾歌秦。不欲爾爲秦戰士。而欲爾爲幽民。得幽民忠愛。而并不屑小戎駟鐵之氣。本孟氏制梃之旨。用仲繇知方之師。以制勝天下。則天下盜賊相觀化。而三邊地以次第歸版圖。聖天子所求。豈虛語哉。臣與武士不言武而尙忠愛。亦猶臣衡文章。不但文章。敦孝友。則忠臣事其君。孝子事其親。文武之道一焉爾。治道備焉爾。

張大隱詩序

余辛酉讀大隱制義而欽其爽深之氣。辛未同進士。識大隱於朱子美邸。大隱子美與余俱館試副。呈而子美伯。子美遂疏請肆其學於金馬之門。副咸與。余因識大隱已。大隱出爲清澗令。余亦令韓城。癸酉咸事秦闈役。而大隱未幾爲三原令。皆爲秦令。益驩。乃得讀大隱蕪城集而序之。蕪城謂清澗也。余嘗怪詩之無所感而作者。其言纍纍而不可得其意之所在。大約言詩者本三百篇。曰風雅

頌人之能爲朝廟音者寡。所作皆國風類。風有所自。必有所感。感物而動。而後己之性與人之性交。至。果如無感之作。使讀之者尙不知其意。不知古太師何用采之。以獻於天子哉。吾夫子言詩。謂其可以興觀羣怨。而徐文長之選詩也。曰。要如冷水澆背。料然一驚。迺是興觀羣怨之品。嗚呼。吾人命詩。豈必有冷風襲人。肌骨皆栗。不覺悲來之致。而後能使讀之者。有冷水澆背。料然一驚之况。徐子可謂善疏興觀羣怨矣。嘗讀大隱危城紀事一書。

大隱初至清澗。值賊充斥。將士霞集。殺賊頭顱。不可勝數。其間大隱觀賊虛實。上當事者書。授將士略。完孤城。斬成功。嗟乎。登彼旌愁徑。仄之地。望黃沙漠漠。圓水奔流。聽鼓角聲。與鐵騎相雜。塞上悲風來。吹髯髮。大隱其能已於此哉。蕪城之詩。大隱有所感也夫。然大隱合三原。又值賊大擾於嵯峨之間。益以囂軍。日叟叟不可止。大隱皆有以禦之。不至亂。然則有感之言。與有本之氣。相將而竝行。余又欲觀大隱華池之詩矣。

不至。嗚然。頃。有。風。之。言。與。休。本。之。聲。淋。淋。而。並。沐。
 之。間。益。以。尊。卑。日。也。也。不。可。止。大。觀。昔。年。以。樂。之。
 亦。風。也。夫。然。大。觀。命。三。思。又。前。似。大。觀。欲。動。如。
 風。來。也。津。美。大。觀。其。誰。曰。似。此。詩。燕。姓。之。情。大。觀。
 亦。莫。莫。固。水。食。或。無。造。其。擊。與。處。離。味。蘇。塞。土。悲。
 亦。宗。亦。無。神。似。似。似。平。登。好。或。恐。恐。入。之。賦。聖。黃。
 何。似。樓。其。間。大。觀。勝。烟。盡。實。比。雷。車。音。清。與。律。士。
 大。觀。亦。至。散。離。即。想。失。氣。律。士。買。與。幾。想。應。願。不。

張貞之詩序

貞之名。肩祥。
 宜川人。孝廉。

山水歸於秦。禹門著焉。余為韓城令。陟禹門之山。
 見其山至茲止。兩屹如門者。水流其中。因思繇茲
 逆陟以上。必有異。而人鮮有至者。後客為余言宜
 川之山。縣流激翔如玉螭。水聲如霹靂。得十里之
 外。近山三里。濺霖濡人裾。宜川張君貞之。又為余
 言。披輿志。倘所謂孟門者耶。張君既為余道山水
 之勝。又示余以所為詩。皆性情之言。迫而後起。夫

天地之性情爲山水。黃河出崑崙。歷積石。以至禹門。其間山水倚伏。嶽崎激盪之事。皆行於不得已。而人得之以馘其耳目。以供夫性情之用。張君避寇亂。居潼谷。又徙居韓。讀書之樂。與困約牢騷之感。皆達之詩。蓋有以用其性情者也。今且歸孟門。余固眺禹門。而思有所謂孟門者。異日冀與張君同陟彼孟門之山。出古琴囊中。所攜三百篇。離騷楚辭。漢魏古詩。列左右。與君同觀聽。所云玉螭霹靂。濺霖溼裾者。而浮白歌。君謝句。攜來惟此日之篇。歛性情之所之。其可知也哉。

蘿石山房文鈔卷二 終

大清乾隆五年二月開雕

從立孫

彝勗恭錄

光勗恭校

羅石山房文鈔卷二

大清乾隆五年二月開雕

從立孫

彝昂恭錄

光昂恭校

